

為什麼不能少上一點班？

隨著社會財富的累積與增加，大家卻似乎更加忙碌更沒有閒暇，很多上班族在上了一天班之後，因為白天的工作效率太好，到了晚上也就精疲力竭，也談不上享受休閒活動了。有些高薪的上班族朋友在為事業繁忙多年而步入中年之後，開始產生職業疲勞，而想如果能夠只作半天工而領現在薪水的一半，剩下多一點時間去作自己愛作的事該多好。一位朋友每天下班都要與台北的交通奮鬥去趕著接小孩，因而感歎著為何公司不能讓她早一點下班好去接小孩，她情願只領四分之三的薪水。很多職業婦女在想育兒與事業兼顧的考慮下，也常常希望工作時間能有些彈性。但是他們恐怕都不能如願，因為很少有雇主願意提供如此的工作。目前這社會所提供的非全天性的工作多半是低薪資的，沒有福利及工作保障，並且薪資與正式的全天工也是不成比例的(當然高級顧問除外)。

確實，工作時間長度為什麼不能有彈性？或是說非全天工為何不能得到與全天工成比例的報酬？雇主為了管理與效率上的考慮而不願提供有彈性工時的工作，是可以理解的，一個企業單位無論是工廠或是辦公單位，生產線開動後都會要求劃一的紀律。但是為什麼要有如此高的生產紀律，以至所有員工甚至雇主的個別需求都必須臣服於此紀律呢？是為了要有效率？確實，越有如此紀律就越能有效率，而有效率，並且不斷提升效率的要求是來自企業主對利潤的追求，同時也是源自企業間的競爭，每個企業都必須在市場上與其它企業無休無止的競爭，所以不斷的壓低成本、提高效率是一個永遠存在的目標。

因此這種效率的要求意味著對所有員工很強的紀律約束，大家要在同一時間工作，不能遲到早退，個人的情況如生病、請產假、接送小孩、照顧病人等等都會造成問題，更何況像「要多一點自己的時間」這種奢侈的要求。

換句話說，如果這企業單位的員工越能摒除個人個別的、特殊的要求，那這單位就越能像一個整齊劃一的機器般運作，它的效率就能越高。

這種高紀律高效率的企業單位的目標就是生產市場所需要的商品，壓低成本、增加銷量與利潤，運作的機制就是如此，所以這個機制的優點就在於能夠使生產力不斷的上升，不斷的生產出更多更便宜的商品來，它的優點在於能使社會的物質財富迅速的累積。而這優點正是奠基在對員工紀律的約束上。

如此我們就面對著一個矛盾的情境，若說經濟成長應該能增進人們的福祉，並且這福祉是不單包括物質的豐裕，也應包括其他生活品質的要素，而後者除了如新鮮空氣等有形的因素之外也應涵蓋如人的自由、人對自己工作條件的控制等無形的因素。那這強力的資本主義機制是以一種矛盾的方式來達成它部份的任務，即它是以犧牲其他某些部份來快速的提供物質財富的累積，並且兩者之間有著有機的負相關的關係，即生產的紀律越高、員工對工作條件的控制越小、生產力就進步的越快、物質財富也累積的越快。

在過去數十年中，台灣經濟在這種資本主義的運行方式下快速的成長了。大家的生產力、效率都提高了，社會的財富也大幅度的增長了。但一個上班族所能

面對的選擇卻似乎只是更加努力的遵守生產的紀律，以便能升遷、賺更多的錢，然後用這些錢來購買更多的商品、作更多的消費，他消費的選擇增加了，但對於工作條件的選擇的自由卻減少了，因為生產紀律的要求更加強了，工作強度提高了，他並不能因為財富的增加或效率的提高，而選擇少工作一些、或選擇工作的速度慢一些、或選擇早一點下班去接小孩，他只能努力工作、服從生產紀律、並且努力消費。

所以一位高薪的上班族可以天天穿新衣服顯示其購買力與地位，但卻不能早下班去接小孩，也不能因為不買新衣服，以至節省到可以依靠他的一半薪水過活而要求只作半天工。

原載於一九九二年四月十六日中時晚報副刊—食貨新語